

【编者按】

1938年10月12日,日军从惠州大亚湾登陆,正式开始入侵广东。仅九天之后,广州沦陷。此前,这座南国花城已遭受了日本军机机的狂轰滥炸一年有余。整整83年过去,今日我们特编发党史研究专家曾庆榴的研读之作,从作家夏衍笔下那段痛史谈起,文史互证,警示后人勿忘国耻。

## 夏衍亲睹广州沦陷惨相

前一代文化名人中,在香港、广州留下了足迹的,夏衍是其中一位。抗日战争时期,夏衍在广州办《救亡日报》,后在香港参与办《华商报》等。广东的不少人物、故事,常在夏衍的作品中出现。夏衍之事,事详而文直,许多是可以作为历史来读的。

例如夏衍写日军空袭广州的文章,写得就很真实。日本飞机轰炸广州,开始于1937年8月,持续了一年多。那时日机频繁来袭,有时一天就有几十乃至百多架次,投弹难于计数,落弹的地点是大街、商厦、工厂、学校、医院、公园、民宅、庙宇等等,摧毁建筑物无数,人员死伤无数。传媒报道使用的是“狂炸”或“地毯式轰炸”这样

## 《春寒》取材于真实历史

《春寒》取材于抗战初期一群知识分子在广东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经历。全书是以女主角——吴佩兰,一位上海沦陷后从江浙迁徙到广东的21岁女生的“札记”“书信”为引子,描写她在广州(从1937年年底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)、粤西(三水、四会,从广州沦陷至1939年春)和粤北(韶关、翁源,从1939年夏至1940年春)三地的漂泊、流亡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坎坷经历。

书中的人名虽然出于虚拟,但书中出现的地理环境、自然风貌、部队番号、团体名称(如“文抗会”“动委会”“战工队”“抗光”等),以及许多事件都是真实存在的;书中所写那时国破家亡、难民蔽野的种种惨相,却是真实的。

1937年下半年上海沦陷后,广州被称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,或曰抗战文化中心,大批文化名人、知识精英及抗日救亡青年云集于羊城,这是当年的实际景观。《春寒》的主人公吴佩兰,就是上海沦陷后络绎南来的“外江佬”人流当

E-mail:hdxxs@ycwb.com

2021年10月13日/ 星期三/ 文化副刊部主编/ 责编 邓琼/ 美编 伍岩龙/ 校对 谢志忠

# 我想去草原

□非非鸟

才下飞机,我就迫不及待想联系檀越。

为啥?我的单反和手机里,全是天蓝湖净的好风光。逗逗他。

同学檀越不止一次说要去草原。哪里不去都不能不去大草原。他激动地挥舞拳头,仰头干了一杯啤酒。要去就去呼伦贝尔,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……”每当滚瓜烂熟念起这几句诗时,他便闭眼是脑,很是陶醉。

我太喜欢草原了,他说。这是事实。他爱屋及乌,对草原歌手们如数家珍。腾格尔、降央卓玛、乌兰托娅、德德玛……他们的原唱歌曲都熟唱如流。KTV里,一曲《我和草原有个约定》就能让他泪花闪闪,喉头哽咽,那份投入无人能及。檀越还曾心血来潮,上健身房练摔跤。至于吗?那啥,咱到时挑战下草原勇士,嘿嘿!

又不是啥难事,休个假,扯张机票,不就成行了?我揶揄他。可不,咱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寻梦之旅啊。可檀越的寻梦之旅也忒多波折了。

第一次,他早早请好了年假,策划的自助游线路也拿出来炫耀了好几回。头天晚上一起吃饭时还在手机上戳点着评价网上的优惠机票,说冬游的好处。

没想第二天,电话来了。取消了!啊?

知道不,单位要提一个办公室副主任……合条件的只有两人。想想吧,小马他是向来不休

年假的,这时候我提出休年假不就显得那个了?

旅游是分分钟的事,提拔可是百年一遇呢,说句不好听的,你都快成老盆景了,这有啥好纠结的。我说我理解。

我去鄂尔多斯草原游回来的那次,他羡慕地翻着照片,啧啧连连声说,你这跟团去,仓促了,要是我就来个深度游,不费它十天半月何能体验草原风?

果然,隔了段日子,他就给我挂了个电话说,机票都订好了,周末直飞海拉尔,落地后租辆越野车自己跑。啧啧,这够爽了吧?那边有网上联络的驴友一起走呢。

没想,这趟还是黄了。秦科长知道吧?刚提副局长,周末说小聚,这……我……

电话里,他半晌不发话,最后唉了一声说,有什么办法呢,只好退票了。以后大把机会。

檀越说的机会很快就来了,他要去包头参加个会议。会议结束,我顺便就留下来好好体验大草原的魅力。秋天那是绝对美的呢,想想吧,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浸染在秋色里,那割下来的牧草呢,一捆捆错落有致地散布在草坡间,黄酥酥圆滚滚的……还有镶嵌在其中的河流湖泊,晓得吗,这时候草原五彩缤纷,动静相宜最迷人。檀越很是兴奋,用诗意的语言描述着即将现于眼前的美景。看看吧,到时给你带来个大惊喜,他挥了挥新买的佳能微单,笑意从瘦脸上淌了下来。

谁也没想到,一周后他就沮

丧地回来了。

因为会议才结束,领导就说要他立马赶回来,有个紧急事要处理。哎,草原啥味也没闻到。

真是好事多磨,就这么一个小愿望啊……我突然很同情他。

当他再和我提起旅游的事,已是好几年后。他和另外的朋友结伴走了趟。

去了草原?不,没呢。本想去,但朋友说还是去九寨沟吧,就随他们了。檀越遗憾地说,到底更喜欢草原啊,下次一定得去。

但檀越的草原梦一直都没实现。后来,这个话题就成了同学圈里的一个“梗”。同学聚会的集结号也叫“我要去草原”。微信一打出这暗语,群里就各种夸张的表情。

这回,他看来下了决心,特地来了个电话,15号,怎么样。咱省点心,报个深度VIP团?我问旅行社了,恰好是他们开业十周年,还打八折呢。

我没问题呀,你呢,走得了?年假啦。

但是到了出发前一天,他果然又来了电话,支支吾吾说得似乎很无奈。哈哈,我就知道他的所谓决定从来都是泡沫。不管了,我按计划出行,就让这家伙深深羡慕去吧。

说了这么多,我这回来,是不是得炫耀下?我一定要逗逗他,让这小子再长长见识,而不是总从网上找些P过的草原美图转发朋友圈。

接电话的是他老婆。原来,檀越已检出了些健康问题,本想支撑着出发的,临行前突然加

## 日军入侵消息曾被当成“谣言”

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,而一切公用机关,邮政、电报、银行,都已经自动地停止工作了,整个广州像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,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。‘保卫大广州’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的人们嘴里咽下去了。”

这天晚上,广州“文抗会”还照常开着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会议。第二天(20日),增城失守。夏衍在向当时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秘书长钟天心、广东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等求证这一消息时,钟天心还坚决予以否认,他说:“这是不会有的事情。”坊间不少人都把日军即将入侵的消息,当作是“谣言”。

## 从“至少可以打半年”到一朝沦陷

夏衍后来撰有《广州最后之日》一文,记述日军逼近广州时城内外方方面面的情况。对当局之不作为和广州市民之不知情,他有着深入、细致的观察和刻骨铭心的体验。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,夏衍的这段亲历,为他在《春寒》中写名城广州的陷落,积累了丰厚的素材。

在《春寒》的第三、第四节,作者用老到、沉郁的文学之笔,将一座和平、繁荣的南国大都市在战争骤然降临时社会与心灵的震荡,演绎出一篇凄怆的故事。小说中写道,日军登陆大亚湾,开始于10月12日“3时29分”;至“5时40分”,下涌墟失守。如此具体而微的描述,即使在纪实之作中,也是很难读得到的。

荒谬的是,当日羊城的大街小巷仍生意兴隆,一派繁华热闹的光景,广州各家报纸对日军登陆无只字报道,只有很少人从香港方面获得了这一消息,但是也认为日军的行动只不过是“骚

扰”而已,不必过虑。至13日,东江重镇惠州陷落,接着就是博罗、增城告急,广州市民这才开始惊觉,才意识到战争这个恶魔,已经来到了白云山下、珠江之滨。

国民党当局一开始仍然宣称“至少可以打半年”,接着就闭口不言了,不要守,也不说不要守,不说危险,也不说安全。而省、市政府各种机关,则悄悄地、神速到使人感叹地撤退了。夏衍在小说中以冷峭的笔调写道:

“……军事当局不发表一行真实的战事消息。混沌,惊慌,揣测,一方面是大言壮语的宣传,他方面是张皇失措的奔告。新闻机构就是流言蜚语的温床,‘保卫大广东’的精神战线,已经在新闻这一角开始无声地崩毁了。胆怯的仓皇逃走,胆大的变了颓顶。10月下旬的太阳还像盛夏一般的热,广州变成了混乱沸腾的坩埚。”

县长陪同老将军一路风尘赶到小山村的时候,老马信刚刚走。

众人无不唏嘘,都说只差那么一点儿就赶上了。就在几分钟前,老马信嘴里还在念叨:我的老战友,看来我是真的看不到你了……

村主任这时开始在一边捶胸顿足:这事都怪我呀!

原来几天前,老马信感觉不行了,就向村委会提出了一个要求,给县政府打电话,帮他寻找一个叫做刘友林的部队首长。他说这个人是他战友,在临走之前,他和他见上一面。

但是村委会主任以为老马信这是弥留之际说胡话,就拖着没打。没想到老马信却日夜瞪大两眼等待着,还不断问:电话打了吗,我的老战友来了吗?

后来村主任只好硬着头皮给县政府打了电话,说明情况。县政府的人通过网络一查,还真有刘友林这个人,而且人家竟然是个将军,现居北京。

哇,放了一辈子马的老马信,竟然还有个将军战友!更让人吃惊的事还在后面:当县政府设法联系到刘友林时,年近九十的老将军二话没说,他不顾家人阻拦,立即连夜从北京赶来。

唉,就晚了那么一步!这老马信也真是的,怎么啥事都差一点呢!

老将军悲痛欲绝,他开始帮助处理老马信

# ——夏衍长篇 小说《春寒》书写的 广东抗战历史

## “官军未有丈夫勇,客舍空余赤子心”

撤离之夜,小说的女主人公吴佩兰留下了一只她带不动的皮箱,箱内所存的书籍、衣物,都是她弥足珍视的“个人财产”。吴佩兰万般无奈,思绪奔涌,忽又心发奇想,拿起笔给此后可能打开这口皮箱的人,写了篇情动于衷的文字。

她的这只皮箱,是广州市民的住宅、财产、物业的缩影。吴佩兰被迫丢弃她的皮箱,等同于数十万广州市民因战乱而被迫离家别舍,无奈抛弃他们的财产和家业。吴佩兰写下的这一封动情的信,实在是对战祸的控诉,对人民将赢得胜利的衷心期盼。小说的这一幕情节,真乃作家的神来之笔。

吴佩兰、杨曼珍的流亡之路,走的是西线,即从广州黄沙渡过珠江,徒步经三水、芦苞、蒋岸、猫坑而到达四会。这些地名,并非出于虚拟。当年广州市民“走日本”,许多走的是西线,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(“抗先”)的部分队员,就是一路往西走,辗转而到达四会集中的。中山大学迁移,部分师生走的也是这条路,历史系教师董家遵于途中听闻广州沦陷,悲而赋诗:“华南忽报胡笳音,千里河

## 无法立足的伤心之城

随之,以集训为由,“动委会”及所属团队被调往韶关,广东战时省会。而当反共顽固派兴风作浪之时,韶关这座风光秀美、一时人才汇集的粤北中心城市,却不是正直抗日文化工作者有所作为之处,而是让他们无法立足的伤心之城。

《春寒》中写道:“动委会”这个拥有数千名“曾经替国家出过力的青年”的团体,终于被宣布解散;青年作家蔡洁,因为不愿遵照顽固分子的意旨写“纪念四·一二清党”的文告,而秘密出逃;民俗学者萧琛面对种种压迫,“决定放弃无益的挣扎”,离开韶关,到桂林去当学术杂志编辑去;老教授黄子瑜,是备受青年人爱戴的长者,仅仅因他曾参加的学术团体有负责人跑到“那边”(新四军)去了,自己也成了“问题人物”;本来“抱了在泥沼里打滚”的徐璞,因为住所查出了违禁书籍和油印品,突然遭到拘捕;而小说的主角吴佩兰,因不愿做“政工队员不能做的事”

而顶撞了省党部的“高主委”,身陷危境,寝室被查抄……最后,幸得抗日军人钟副旅长的大力营救,她才逃出虎口,离开了韶关。

以上的小说情节也是有所本事的。1939年夏,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尚仲衣(大学教授),因为思想“左倾”突然被宣布免职,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一同从事进步救亡宣传的石辟澜、孙大光等人,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、落叶知秋的先兆。

此外,总部设于韶关的“抗先”,是广东人数最多的抗日青年团体,因怀疑被中共“利用”,也屡受顽固派压制,干部被逮捕,各级队部被解散。1940年年初,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有20多名队员被逮捕,押解到韶关,关禁于芙蓉山下的监狱中,如此等等……1940年的春天,大敌入侵而国内政治气候春寒料峭,小说之取名《春寒》,原由在此。

部队首长也做他的工作,可他就是铁了心。没办法,部队只好放行。又觉得对不起他,就送了他一匹战马让他带回去……

分别的时候,我们抱头痛哭。我说老班长啊,你今后如果遇上什么困难,一定要记得找我啊!我留了他的地址,后来多次给他写信。开始他还请人帮助回过信,后来就失联了。电话普及以后,我还往那个地方打过电话,回答说这个人去了外地,从此就杳无音信了。没想到,老班长在这里放了一辈子马呀!假如当年他留在部队,肯定比我还要厉害。唉,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呀!

众人无不叹息,谁也想不到,老马信竟然是个隐名埋姓的大英雄啊!那他临终前想见到老战友,是想嘱咐点啥呢?

将军又问:难道,老班长他就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的事情?村主任摇摇头说:“我小时候听他讲过战斗故事,但是他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,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自己的故事。他就是再苦再难,也不肯给村里找麻烦。他的五保户,还是我们硬给他办的,他一点都不好意思呢。”

将军沉默良久,说:“唉,老班长甘于清贫,一辈子放马,不居功,他真是高风亮节!可是我呢,有时候还觉得不够、想争点啥呢,跟他比,可不止是差一点儿呀!”

将军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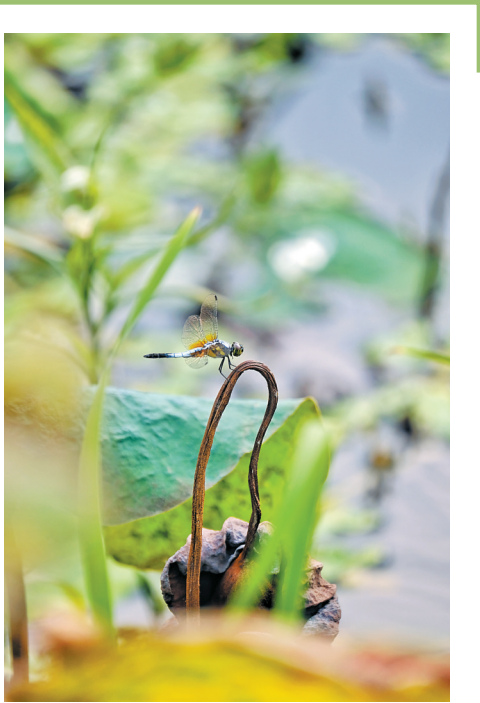
老将军听说这些,哭得更伤心了。他不断地说:老班长啊,你不该啊!

老将军开始讲述老马信的故事,他讲的都是真实事件,不是听说。

我的老班长,他可是个大英雄啊!当年我们并肩作战,曾经打过日本鬼子,打过国民党反动

差一点

□申平



早有蜻蜓

□陈秋明 摄